從院藏〈俞樾小像〉談俞樓師生翰墨情誼

／王競雄

院藏清末徐琪（一八四九—一九一八）所繪〈俞樾小像〉，作於三十二歲，畫幅裝裱成橫披形式，前端首有蔣學溥（一八四六—一八九〇）篆書題識：「曲園夫子六十歲小景」；小像之後，續有俞樾（一八二一—一九〇六）光緒七年（一八八一）隸書題詩一首，是年俞樾六十歲，書於俞樓。畫作上未見有徐琪任何款印，經由俞樾題記，得知小像為徐花農所畫、蔣澤山收藏。花農、澤山，分別為徐琪、蔣學溥的別號，俞樾主講杭州詁經精舍時，兩人均從學俞樾門下。在俞樾題詩之後，依序為錢應溥（一八二四—一九〇一）、馮一梅（一八四九—一九〇七）、羊復禮（？—一八九二以後）跋語，三者皆應蔣學溥之請作跋。其中馮一梅跋記有云：「後之覽斯像者，勿以華農無寫眞之名而疑之。」此言殊可回味，因此引起筆者探索的興趣，從這幅小像出發，以俞樓為重點，來探索俞樾師生之間的翰墨情誼，所見不足之處，仍有待日後求其充實。

一、小像與題詩

誠如馮一梅跋記所言，畫史上徐琪未見寫眞之名，如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僅云：「工畫花卉，神似南田」；李濬之《清畫家詩史》所記也相當簡略：「善花卉，間作山水小景，工詩詞」，兩者均未提及徐琪能作人物肖像。這幅白描〈俞樾小像〉，適可作為補充，從而肯定徐琪多方面的才華。小像構圖相當簡單，人物右手持書卷、左腿盤膝坐於石上，一石之外別無其他襯景。從人物上半身微微前傾，而以右腳尖著地的姿態看來，徐琪描畫的是一個瞬間的神態，而非端端正正的靜態坐姿。徐琪用筆線描肯定，在緩急輕重間有粗細變化，轉折呼應若帶節奏而無一贅筆，已經達到「形得而神自來」的境地。人物面部取正面呈現，畫法相當精細，鬚眉皆用細筆一筆一筆絲成，臉龐和頸部的皺紋也隱約可見。在眉骨、眼眶凹凸之處，用濃墨點睛，專注的眼神自然與書卷相呼應，傳達了學者沉潛向道的心境。

清　徐琪　俞樾小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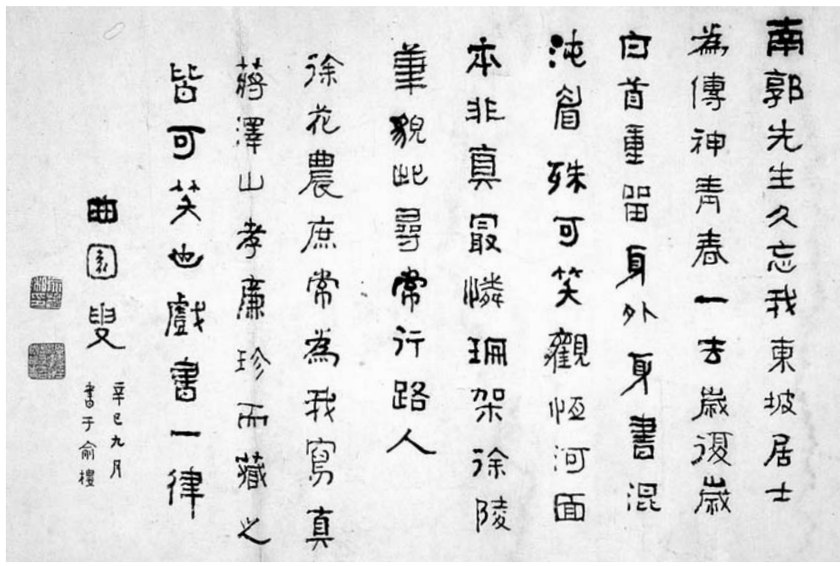
除了墨筆鉤畫描絲之外，小像沒有傳染色彩，純粹用線描來表現人物的特質，主體與襯景則有墨色濃淡的變化。這種素樸的格調，固然切合俞樾本人的個性，卻相對地有其難度，如何以簡御繁，在尋常造型中掌握學者的精神世界。或許徐琪沒有思索這些問題，他和師長長年相處，舉手投足已有默契，以熟練的技法，直接「背擬」落筆，便能得其自然。這幅小像當屬背擬寫成，若是面對面再三斟酌，下筆遲疑，反而可能頓失神采。俞樾門生眾多，主講詁經精舍時，方纔認識徐琪，師生之間常以詩文唱和，如同朋友般融洽。在《曲園自述詩》中，俞樾尚且註云：「花農從吾游最久，文字相知亦最深，余期之亦最切也。」（註一）可知徐琪作此小像，必然較其他門生勝任愉快，在精神感通上已經了無障礙。

徐琪，字玉可，別號花農，浙江仁和人。早年跟隨戴以恆（一八二六—一八九一）學畫，（註二）山水、人物、花鳥、草蟲均能入

手；詩文亦清新自然，能得俞樾之傳。戴以恆，字用柏，杭州人，爲戴熙（一八〇一—一八六〇）姪子，以書畫篆刻爲業，深得戴熙之法，並以工細見稱。徐琪師承有自，且又多方取益，年少即有才名。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俞樾蘇州居所曲園落成，（註三）徐琪爲作〈曲園圖〉，由於裝裱費時，復先就原圖縮寫成紈扇，以贈俞樾。俞樾有詩答謝，衷心贊賞：「得君點染居然好，始信文人筆墨殊。」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徐琪中試之後，步入宦途。作此小像時猶爲翰林院庶吉士，後任編修，於光緒十七年升任廣東學政。既入嶺南，仍與俞樾詩文唱和，保持聯繫，曾經得荔枝兩串，其一奉家中親老，另一奉寄俞樾，師生情誼有如父子。徐琪在廣東推展文教，刊行俞樾著作，有心爲薪傳盡力。（註四）薪俸有餘，且捐銀二千兩，作爲詁經精舍教育經費。（註五）光緒二十六年，升任內閣學士，次年署兵部侍郎，不久因事免官。徐琪身在宦途，公餘寄情翰墨，詩詞書畫皆所擅長，有詩文集《玉可庵詞》、《冬日百詠》等十餘種流傳於世。

徐琪爲俞樾畫像，可能不止這幅小像，在嶺南所著《粵軺集》中，有「授經石歌」，附帶提到〈授經圖〉：

按試韶州，過英德縣，於山中得一石，狀如人形，坐而觀書，巾幘鬚髯皆備。因思往在西湖，從曲園師游，嘗繪授經圖，此石儼如丰采，且與吾師所作課孫圖墨戲，亦復相似。



曲園居士俞樓遊客
右台僊館主人

俞樾小像後　俞樾隸書題詩

從徐琪所記，可知〈授經圖〉作於西湖，造型與這幅小像類似，同爲坐姿並且不離書卷，繪製時間也相當接近，其詳細情形有待進一步考訂。

俞樾對這幅小像的感受，自然反應在題詩裡，他超越繪畫技法的層面，轉而傳達自己對人生的了悟：

南郭先生久忘我，東坡居士爲傳神。青春一去歲復歲，白首重留身外身。書混沌眉殊可笑，觀恆河面本非眞。最憐珊架徐陵筆，貌此尋常行路人。徐花農庶常爲我寫眞，蔣澤山孝廉珍而藏之，皆可笑也，戲書一律。曲園叟。辛巳九月書于俞樓。

雖然俞樾以輕鬆的筆調暗示此身原是幻，何寫眞之爲。他仍然不改愛惜弟子的態度，用自己偏愛的隸書來題詩，題後且不忘附記：書于俞樓。

二、俞樓歲月

俞樾自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免官之後，寓居蘇州，專心講學著述。其先於蘇州雲間書院、紫陽書院講學，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轉任杭州詁經精舍講席。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俞樾主任詁經精舍講席屆滿十年，因與門生在精舍第一樓餐敘。事後王廷鼎（一八四〇—一八九二）畫成〈俞樓秋集圖〉兩幅，爲之紀盛，一幅存於精舍，另一幅寄贈俞樾。王氏特別在跋記中提到「俞樓」：

湖壖有精舍也，主之者爲吾師俞曲園先生，舍故有樓，以吾師故，群稱之曰「俞樓」。（註六）

當時門生汪子喬並且篆書「俞樓」兩字，準備榜題精舍樓頭。王廷鼎告知俞樾，俞樾立即書信加以勸阻：

曩者湖樓小集，乃承諸君子播之丹青，形之歌詠，可謂妝嫫費贍矣。慚媿慚媿。雖然繪圖題詩可也，若以俞樓二字榜之精舍則大不可。僕偶承詁經之乏，爲第一樓暫作主人，雁爪雪泥，偶然寄跡。爾來學業日就荒疏，行且謀引去。數年後樓猶是也，樓中人不知張王李趙矣，豈可妄據爲己有乎。此榜一懸，外間必有議論，務望轉致子喬，勿重吾咎。（註七）

可知「俞樓」託名有自，門生雖然呼之已久，並非原有此樓，王廷鼎畫秋集圖也是結合想像和眞實，將俞樓之名寄託於畫圖中。

由於俞樾的勸阻，門生放棄精舍第一樓之想，徐琪乃提議興建俞樓，與王廷鼎等人擇定西湖孤山下六一泉以西之地，於光緒四年開工興建。俞樾獲悉此事，復再行勸阻，強調「此樓於我蘧廬耳，天地吾逆旅，樓中人更如寄」，卻未能終止其事。在工程進行中，俞樾再度致書徐琪，要求停工，並以山西、河南正值荒年，賑災尚且不及爲念，直言「鄙人何德何能，而可據此湖山勝地。」徐琪依然執意不可，以爲所有經費均由同門自由樂捐，工程不宜半途而廢。是年秋天，適逢俞樾老友彭玉麟

（一八一六—一八九〇）前來西湖，不但贊同興建俞樓，復覺所建房舍有限，不便家眷同住，於是參與出錢出力，略增原有格局，（註八）俞樓終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建造完工。

俞樓落成，爲回應門生和老友一片眞情，俞樾遂有〈俞樓經始〉一文，詳記興建始末；又別作〈俞樓詩記〉，分就俞樓、小曲園、碧霞西舍、瓢池、伴坡亭、靈松閣、小蓬萊、西爽亭、鶴守巖、曝書臺、文石亭、曲園書藏、文泉各景點，作詩記其由來。其中伴坡亭、靈松閣、小蓬萊諸景，又屬完工之後，門生吳壽臧續行增建。徐琪也有〈俞樓記〉一文，綜述籌建經過，同時縷述門生景仰之情。光緒七年俞樾六十歲，即在俞樓爲此小像題詩，是以附記：書于俞樓。

俞樓原爲俞樾講學得一安頓之所，對門生而言，其象徵意義且又深一層。王廷鼎爲俞樓作〈瓢池記〉，流露一片慕道的眞誠：

然顏子一瓢飲，千載慕之；吾師寓吳下十稔，不事生殖，惟以著述自娛，有簞瓢樂道之風。故茲池之名，仍宜以瓢也。（註九）

彭玉麟也深知門生興建俞樓，非如外間揣測有若何雜念，直接點明：

詁經精舍肄業諸君子，集資爲山長曲園主人造俞樓於孤山之西麓，以當束修，尊師重道也。（註十）

當時王廷鼎有心繼〈俞樓秋集圖〉之後，再畫：曲園著書、精舍傳經、俞樓雅集、右台歸眞四圖，尚未著手，張小雲竟於一夜之間繪成。學生的熱力令人感動，俞樾又以題詩作爲答謝。老友戴以恆也畫成俞樓圖，並且計劃爲各景點分別繪圖，俞樾同樣以詩答謝，不禁感歎戴氏：「抱琴不作王門客，卻作俞樓老畫師。」一時爲俞樓寫詩文、書聯語、作畫圖，（註十一）文墨之盛，備見及門弟子的才華。

門生之中，徐琪才華外爍，對俞樓也最爲投入，因此得到「俞樓都講」的謔稱。（註十二）徐琪之外，王廷鼎鋒芒內斂，執著自己的理想，同樣深受俞樾肯定。王廷鼎，字夢薇，江蘇震澤人。家貧仍然力學不倦，初任浙江地方保甲委員、海運委員，後充任巡捕，均未得發揮所長。光緒七年，補授麗水縣丞，不久罷官定居杭州，以書畫維持生活。俞樾爲王廷鼎作〈入越吟序〉一文中，不勝感慨，推許其才，以爲求之館閣諸公，亦不易得：

王君夢薇，蓋才而隱於下位者也。能爲詩歌，又善丹青，而尤長於駢儷之文，古艷幽秀，有六朝人筆意。以君之才，求之館閣諸公，亦未易覯，而以末僚需次兩浙，浮沈簿尉間，良可慨矣。（註十三）

王廷鼎有志於訓詁以及聲韻學，後因用功過度，積勞成疾，於光緒十八年病逝，得年五十三歲。俞樾親爲作傳，詳述刊行著作有《紫薇花館經說》、《說文佚字輯說》、《尚書職官考略》等十餘種，而未刊著作尚有《杭防營志》、《花市閒吟》、《論語考》等數種，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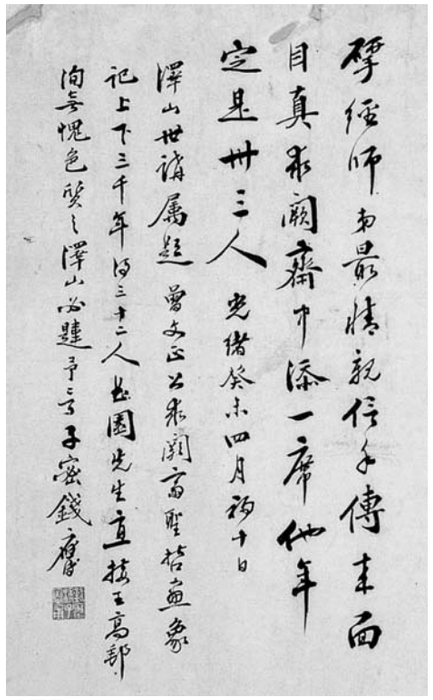
情誼之深，不待贅言。

俞樾主講詁經精舍長達三十一年，至光緒二十四年始辭卸山長之任。俞樓落成後，師生增一相聚論學之所，但是外界訪客頻繁，前來求學問道、求作詩文書法，也無可避免。在〈次女繡孫慧福樓幸草序〉文中，俞樾無意間道出心中感受：

余雖託山林之名，未絕人事之累，每當賓客諠闐，筆墨叢集，意亦甚苦之，聞女至輒伸眉而一笑也。

光緒八年，俞樾對周邊繁雜的筆墨酬應感到疲憊，乃以身體衰老爲由，作小詩布告外界，停止作碑傳序記三年。後又持續延展三年，終究未能謝絕外界人事之擾。（註十四）

三、小像跋記


錢應溥跋

從俞樾題記，可以推知小像完成之後，即由蔣學溥珍藏。蔣學溥爲蔣光煦（一八一三—一八六〇）之子，世居浙江海寧硤石鎮。蔣氏世代收藏典籍書畫，在江浙頗著聲名，至蔣光煦復以刻書爲業，所刻別下齋叢書，以校刻精審見稱士林。咸豐年間太平軍之亂，蔣家世代收藏毀於兵火，蔣光煦爲此鬱鬱以終。學溥遭遇變故，仍然力學不輟，中舉之後，入浙江官書局從事校勘工作。光緒九年（一八八三），蔣學溥持小像請錢應溥作跋。錢應溥和俞樾相交已久，其父錢泰吉（一七九一—一八六三）且爲蔣光煦知交，兩家情誼深厚。因此錢氏跋語稱贊小像之際，直接推許俞樾學術上的成就：

研經師弟最情親，信手傳來面目眞。求闕齋中添一席，他年定是卅三人。光緒癸未四月初十日，澤山世講屬題。曾文正公求闕齋聖哲畫像，記上下二千年得三十二人。曲園先生直接王高郵，間無愧色，質之澤山，必韙予言。子密錢應溥。

錢應溥，字子密，浙江嘉興人，道光二十九年貢生。其父執輩與曾國藩爲舊交，應溥早年也曾受曾氏屬託，爲抄寫國朝徵獻錄目錄。（註十五）太平軍起事後，遂入曾氏幕府，參預機要，奏章往往由其草稿。同治三年，襄助克復江寧有功；同治五年，並助剿捻亂，深受曾氏倚重，許爲不可多得之才。（註十六）後爲奉養老母離開曾國藩幕府，至光緒五年始赴北京，仍在軍機處章京上行走。光緒九年二月

補授主事，爲此小像作跋即在同年四月。

錢氏跋文提到曾文正公求闕齋聖哲畫像，其由來見於咸豐九年曾國藩所作〈聖哲畫像記〉。曾氏見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感歎一人畢生之力難以盡讀，因此從歷代聖哲選取三十二人，由曾紀澤繪成圖像，以備子孫參考。曾氏所選爲：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司馬遷、班固、左丘明、莊子、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周敦頤、二程、朱熹、張載、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許愼、鄭玄、杜佑、馬融、顧炎武、姚鼐、秦蕙田、王念孫。（註十七）以錢應溥之見，俞樾經學造詣可繼高郵王念孫之後，因此作添加一席之語，欲爲曾氏再得一人，合爲三十三人。

錢應溥如此尊崇俞樾，並非出於個人私誼，其後論者述及俞樾學術，也多推許經學方面的造詣，如繆荃孫（一八四四—一九一九）《續碑傳集》給予肯定：

> 先生訓詁主漢學，義理主宋學，教弟子以通經致用，蔚然爲東南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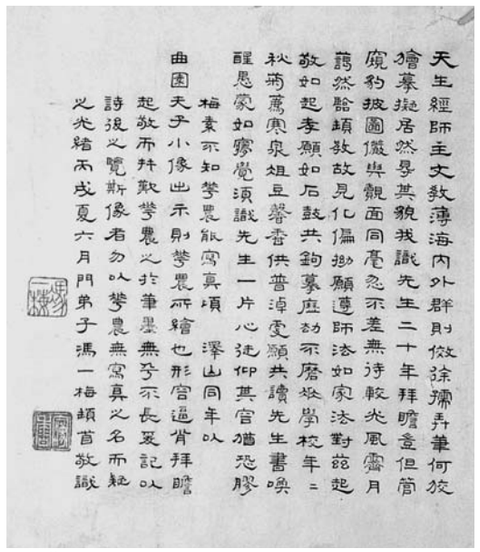
又如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等人纂輯《清儒學案小傳》，文云：

> 曲園之學以高郵王氏爲宗，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而務爲廣博，旁及百家，著述閎富，同光之間，蔚然爲東南大師，述曲園學案。

錢氏深知蔣學溥爲人恭謹，不願對師長評論甲乙，因此附提一句：「質之澤山，必韙予言。」

蔣學溥後以知縣仕宦廣東，一度在廣雅書局工作。光緒十五年擔任鄉試同考官，因辛勤工作，勞累過度，竟於次年病逝，年僅四十五。俞樾聞之悲歎不已，爲作墓誌銘，痛惜「以君之才之美而止於此！」復推許所著我廬詩錄、文錄、駢文錄、詞錄并札記，皆可傳於世。（註十八）小像其餘兩跋，均在蔣氏生前請人題就，其一爲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馮一梅跋，一爲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羊復禮跋。

馮一梅，字夢香，浙江慈谿人。光緒二年舉人，與蔣學溥有同年之誼；俞樓興建時，亦與蔣學溥共同參與其事，兩人志趣頗爲投合。其時浙江官書局進行彙刻古籍工作，俞樾總其事，遂推薦門生參與校勘工作，馮一梅即爲其



馮一梅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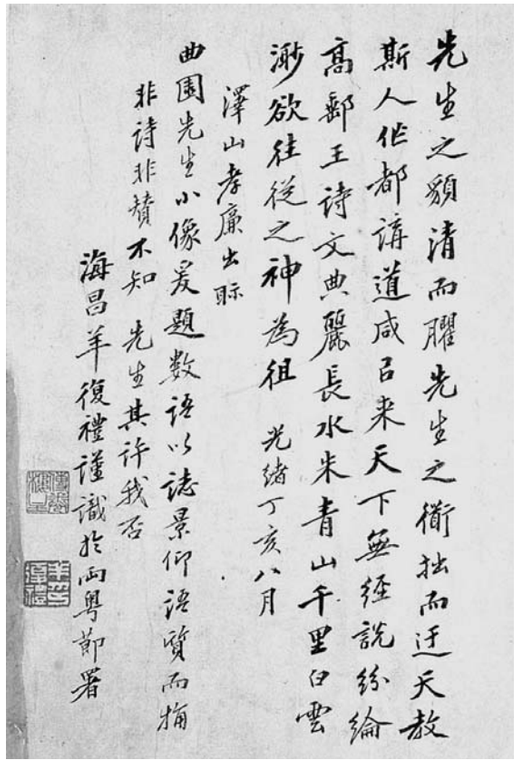
中之一。（註十九）馮氏爲學遵循俞樾之教，通經致用，後於衢州、鎭海、餘姚等地書院講學，對於古籍校勘、編目以及整理地方文獻工作頗盡心力。馮跋云：

> 天生經師主文教，薄海內外群則傚。徐孺弄筆何狡獪，摹擬居然得其貌。我識先生二十年，拜瞻豈但管窺豹。披圖儼與覿面同，毫忽不差無待較。光風霽月藹然臨，頓教故見化偏拗。願遵師法如家法，對茲起敬如起孝。願如石鼓共鉤摹，歷劫不磨垂學校。年年秋菊薦寒泉，俎豆馨香供普淖。更願共讀先生書，喚醒愚蒙如夢覺。須識先生一片心，徒仰其容猶恐膠。梅素不知華農能寫眞，頃澤山同年以曲園夫子小像出示，則華農所繪也。形容逼肖，拜瞻起敬，而并歎華農之於筆墨無乎不長，爰記以詩。後之覽斯像者，勿以華農無寫眞之名而疑之。光緒丙戌六月，門弟子馮一梅頓首敬識。

馮氏跋語洋溢景仰之情，其中「須識先生一片心」尤見寓意深長。當時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學子的方向日漸轉變，傳統學術的傳緒讓俞樾感到憂心。馮一梅不忘贊歎徐琪多方面的才華，亦藉此傳達心志，要不負師長一片傳經的苦心。字裏行間令人感受到師生同心堅定不移的毅力。

羊復禮跋語也對俞樾深加推崇，所見幾乎和錢應溥全然一致。羊氏亦爲浙江海寧人，與蔣學溥有同鄉之誼，從跋語附記：「識於兩粵節署」，可以推知小像於蔣學溥入粵之際，仍然隨行在身邊。羊氏跋云：

> 先生之貌清而臞，先生之道拙而迂。天教斯人作都講，道咸以來天下無。經說紛綸高郵王，詩文典麗長水朱。青山千里白雲渺，欲往從之神爲徂。光緒丁亥八月澤山孝廉出示
>
> 曲園先生小像爰題數語以誌景仰語質而犅非詩非贊不知先生其許我否
>
> 海昌羊復禮謹識於兩粵節署



羊復禮跋

俞樓

四、結語

俞樾始終未以俞樓主人自居，從小像題詩所鈐印章：曲園居士俞樓遊客右台僊館主人，可以知其心意。（註二一）俞樓議建之初，俞樾曾作「樓中人更如寄」一語，來勸阻其事。他對人生瞭然通透，全心以教學著書爲寄託，著作四百餘卷，集爲《春在堂全書》刊行於世。外界議論俞樓，不免無端揣測，俞樾終能淡然處之，且在書信中向彭玉麟致意：

每念湖樓卜築，深費門下諸君子之力，而又得大力成之。故於《曲園雜纂》之後，又撰《俞樓雜纂》，大約亦可五十卷，已成其半，絡續付梓。庶藉著述流傳，使海內外知有此樓，不負吾兄及諸君子一番雅意耳。（註二二）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徐琪因人言免官去職，俞樾因勸其南歸「再尋俞樓觴詠之樂」，徐琪終未回應。今日俞樓種種已然經過改建遷變，（註二三）〈俞樾小像〉幸經蔣學溥珍藏，得以流傳下來，在此錄徐琪爲俞樓題刻的詩文，作爲本文結語：

七寶樓臺一笑成，老彭親助我經營。
他年人讀題詩石，應識師生翰墨情。

註釋

一、俞樾〈鄭孺人傳〉，提及「余主講詁經精舍始識琪，蓋精舍中之高才生也。琪為余言，孺人性謹厚、有識略，居恆寡言笑，臨大事則從容治之，無倉皇之色。」見俞樾，《春在堂雜文．續一》，收入《春在堂全書（以下簡稱全書）》（台北：中國文獻出版社，一九六八），總頁二三四一；俞樾，《曲園自述詩》，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八），第一六五冊，總頁一六九。

二、徐琪，《粵軺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光緒二十年刊本），卷二，頁五五，〈和曲園師不能喫莼而能食筍一絕〉詩註云：「戴文節公曾兩次視學粵東，文節公從子用柏先生，余幼從學畫者也。」

三、俞樾，《春在堂詩編》，全書，總頁三二四〇，詩題記云：「余故里無家，久寓吳下。去年於馬醫巷西頭，買得潘氏廢地一區，築室三十餘楹，其旁隙地，築為小園，壘石鑿池，雜蒔花木，以其形曲，名曰曲園。」

四、同註二書，卷二，頁五五，詩註云：「近又刻吾師茶香經說於粵，索者甚夥」；卷三，頁一三一，〈曲園師寄署齋楹聯并勉以愛惜精神賦此申謝〉詩註云：「余近刻吾師經說於此，士子說經多有衷平議及叢書雜纂之論者。」

五、徐琪，《嶺南實事記》（國家圖書館藏光緒二十二年家刊本），卷十二，頁二七—三十。

六、俞樾，〈俞樓經始〉，收入《俞樓雜纂》，全書，總頁二一二六。

七、同註六。

八、俞樾，《春在堂隨筆》（台北：廣文書局，一九六八），卷八，頁一七七，文云：「俞樓之初，名雖三楹，實則兩楹耳。適彭雪琴侍郎巡江過蘇州，見內子姚夫人，力勸使至俞樓養痾。及侍郎至杭州，觀俞樓而小之，謂不足以居眷屬，乃出貲增築其西偏之屋。」

九、同註六書，總頁二一二九。

十、俞樾，《俞樓詩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出版社，一九九一），第八一，總頁一三四，彭玉麟詩。

十一、同註八書，卷八，頁一七六，文云：「湖上俞樓成，以楹聯贈者極多，然推崇過甚，非鄙薄所克承當。」可知俞樾心中的感受。

十二、嚴辰，《墨花吟館感舊懷人集》（台北：明文書局，清代傳記叢刊第二九冊，一九八八），頁四七五，徐花農太史琪條，文云：「為曲園高弟，稱為俞樓都講。」

十三、俞樾，《春在堂雜文．續編三》，全書，總頁二三六七。

十四、俞樾，《曲園自述詩》，總頁一七三，自註：「余以衰老多疾，戲作小詩布告海內諸君子，以壬午八月為始，停止作文三年，凡以碑傳序記求者，概不應。……其後又有再展三年之說，然亦究不能謝也。」

十五、曾國藩，〈國朝先正事略序〉云：「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衎石給事儀吉，仿明焦竑獻徵錄，為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文見《曾文正公國藩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光緒丙子年刊本，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四冊，總頁二二九二五。

十六、清國史館編，《清史列傳》（台北：明文書局，清代傳記叢刊第一〇三冊，一九八六），頁四六七。

十七、曾國藩文云：「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為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同註十五書，總頁二一七二—二一七三七。

十八、俞樾，〈蔣澤山墓志銘〉，同註十三書，五編五，總頁二六九四—二六九五。

十九、俞樾〈與楊石泉中丞〉云：「如黃以周、潘鴻皆局中知名士，想可蟬聯，將來校勘子書，亦必得力。此外如尚須羅致，則馮一梅、徐琪均其人也。」收入《春在堂尺牘．四》，全書，總頁三七〇五—三七〇六。今所存浙江官書局光緒二十六年刊本《後漢書疏證》，即為馮一梅、丁立誠等人校刊，丁立誠亦為俞樾門生。

二十、羊復禮等修輯，《廣西通志輯要》（台北：成文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影印光緒十五年刊本），卷首：羊復禮等重修，《鎮安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影印光緒十八年刊本），卷十五，頁二八九—三〇〇，參見〈羊復禮改建秀陽書院碑記〉。

二一、光緒五年，俞樾妻室姚夫人病逝，葬於右台山麓。由於伉儷情深，俞樾因在附近買地建小屋數間，是為右台僊館，時亦在此讀書寫作。

二二、俞樾，〈與彭雪琴親家〉，收入《春在堂尺牘．五》，全書，總頁三七一七—三七一八。

二三、民國以後，俞樓改建為西式三層樓房，繼又因孤山全面整修，拆除圍牆，改建為公園綠地。一九九八年又有俞曲園紀念館的設立。參見杭州市園林文物管理局編，《西湖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頁三一七—三一八。